

【如是我闻】

## 葛剑雄行万里路

□李怀宇

葛剑雄健谈。他是谭其骧的学生，也是谭最后十余年的助手，朝夕相处，情同父子。新版《悠悠长水——谭其骧传》经十五年补充完善修订，还原一代学人形象。葛剑雄修订了之前面世的《前传》《后传》中若干讹误，根据近年出版的《顾颉刚日记》《夏鼐日记》等新资料增补，收集参考谭其骧日记、书信、文稿、照片和大量资料。

葛剑雄与谭其骧工作之余，或在旅途之中，或当饭后茶余，请老师忆及故人，谈及往事。葛剑雄不时询问，谭其骧总是耐心作答。时间一长，葛剑雄对谭其骧的经历了解渐深，谭也告诉了葛一些从未向旁人透露过的私事。1985年至1986年，葛剑雄有一年时间在美国作访问学者，谭其骧给他的信上总是详细地写着身边的情况，最长的信有7页，近万言之多。

有一次，葛剑雄去谭其骧处，谭其骧正在阅读蒋天枢所写的《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》，有的页上还写有批语。谭其骧翻到一段让葛剑雄看，不胜感慨地说：“陈寅恪老真可怜，一辈子的学问没有能传下来。”又对葛剑雄说：“你随我多年，以后可以将我做学问的方法记下来，把我来不及写成文章的意思记下来。”葛剑雄表示一定要为谭其骧写一部传记，谭说可以，“但一定要实事求是，不要因为我是你的老师就尽说好话。”此后，谭其骧除了将新完成或发表的文章交葛剑雄收藏外，还陆续交给他一些旧稿和资料。有时记完日记时对葛剑雄说：“我是只记流水账，但也不是没有用，以后你可以看。”这些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成了《悠悠长水——谭其骧传》的重要史料。

作为谭其骧先生收的第一届博士，这个经历在今天来看非常传奇。葛剑雄回忆：“我们1978年考的是研究生。在我们研究生期间，国家通过学位的条例，所以我1981年毕业时拿到硕士学位。到1982年春天，国家开始试点招博士生了。那时候我已经留校工作了，我大概是全国第一个在职的博士研究生。我跟周振鹤有幸被教育部特批作为试点，实际上只念一年多，1983年8月就通过答辩，9月拿到博士学位。1980年底，学校领导就找我说：谭先生工作繁忙，任务重大，身体不好，需要一个学术助手。就让我做他的助手。他晚年的很多经历我都在场，平时我们散步、聊天。他做学问的方法，我都比较了解。更重要的跟着他一起这么多年，各种重要场合都在，我对他的为人也有了更多的了解。他给我树立了不只是学术上的典范，他的为人是我人生的典范。所以，我们的感情也非常好，可以说我们虽然是师生，情同父子，甚至情胜父子。他跟我父亲年龄相仿，但我跟我父亲也不会有这方面感情的。谭先生看了蒋天枢所写的《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》，很有感触，我就跟他讲：谭先生，其实你有很多东西也来不及写下来。我到时准备给你一个传记。谭先生就说：你写可以，要实事求是。有了这个话，我比较注意积累他的材料。他逝世以后，他儿子代表家人把他的日记都交给我，把他的所有材料都交给我。所以，我写的条件是比较好的。那时候那些老先生还在，我找到周一良、王钟翰、胡厚宣，找了好多人。然后，征集了他的信，还有他全部的日记。既然谭先生叫我实

事求是，我也尽量做到实事求是。他在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很有代表性。”

葛剑雄认为谭其骧学问上的特点是：“中国的沿革地理是传统的学问，但现在历史地理是一门新的学科。谭先生的特点是不但会创新，而且每一篇文章是非常扎实的。他每一篇文章都能够提出新的概念来。比如讲，他分析黄河，为什么东汉以后黄河有800年的时间没有什么大的灾害？历史上有没有记载？谭先生找到了，最后写成这篇文章。他说今天黄河的泥沙到底哪里来的？这个有数字的，发现全部在中游进去的，不是上游也不是下游。中游就是山西、陕西中间这一段。这一段的气候特点是降水高度集中，都集中在夏秋之交。那么，他就得出这个结论：什么时候中游的水土保持得比较好，泥沙就少，下游就安定了。他比较了农业与牧业的生产方式，农业的方式导致水土流失，牧业的方式引起的水土流失很少。这样他联系起来，原来东汉以后北方的游牧民族大量地迁到这一带。有的地方因为战乱以后就荒无人烟，反而客观上造成水土保持得好。到唐朝以后又开发了，人口又多了，水土流失又严重了。所以，他在1962年就提出来，黄河的水灾跟中游的水土保持是有密切的关系的，他提出来中游要农牧并举，绝对不能再搞农业。这种观点放在今天好像没有什么了不得，但1962年就提出来了。所以，他善于把现代的科学，包括自然地理各方面，跟传统的研究结合起来。他后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（后改称院士），是完全无愧于这个称号。再一个是他主编了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，这个过程真的难得。另外，他培养了我们这些人，包括中国历史地理一大半人全是他培养出来的。我认为他的这一方面很有人格魅力。”

1985年至1986年，葛剑雄到哈佛大学访学，对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有深的体会：“我1965年做教师，连上海都没出过。我没有条件，家里穷，所以我小时候在家乡镇上念小学，连县城都没去过。实际上，我这个人很喜欢到外面看。我觉得中国的一些地方都要实地去看。到了念研究生就比较自觉了，有条件就跑。以后有各种机会我都利用，比如说到西藏、新疆、南极、北极、非洲。我到美国当访问学者，人家都不买车，我第一个就买车开车。行万里路当然对做学问很有好处。因为对一个地方、一种文化的了解也是需要有自己的体验。我喜欢有一段时间在一个地方住下来，而不是走马观花。我到美国访问，集中是一年。而且我这一年不像其他人，我是和家人同一天出去，同一天回来。当时学校和美国都同意我全家一起去，一起回来。我觉得在那里过家庭生活，买个车子，跟他们一样的生活，就比较了解了。我到日本差不多是半年，在英国剑桥四个月，在巴黎一个月，这样的话，我就觉得对一个地方比较了解了。再加上跟书本的结合，就对各种现象能够观察得细一点。我总感觉，历史跟现实其实都是相通的。好多东西都相通的。你要理解历史，不光是书面的记录。其实没有一种书面记录是真正百分之百反映真实的。要做历史研究，特别要关注现实，这样相对来讲，农村来的孩子比较能够理解。城市的孩子，完全从学校到学校的人往往理解不了，再聪明都不行。”

（本文作者系知名媒体人、出版人、作家。）

□岳桂荣

从收到大学入学通知书那一刻，他就开始翘首以盼那一天。

在去县城高考前，他从未走出过小镇，从家到学校是他的全部世界。对他来说，省城是一份遥远的神往和期冀。想想走进大学校园，新生活就像一本带着墨香的书一样等他轻轻翻开，旋而他深深沉醉在最纯粹的幸福中。

在等待那一天的日子里，他安心干着农活。天气晴朗时，他感受着课本上“火辣辣”三个字像跳蚤一样落到身体每个部位，又迅速渗透到每个细胞，让他不由得想起母亲脸上密密的晒斑。他弯着腰，从比高出他许多的玉米地里，把一筐筐饱满成熟的玉米挎到停在路边的牛车上，一趟又一趟。他越来越觉得阳光下的影子好像背负着一大团沉重的阴影，摇摇晃晃，似乎比此刻的自己更不堪重负。实在累了，他便躺在地头的青草上。经过清晨露珠的滋养，蓬蓬青草柔软舒适，慢慢消融着累积的疲劳。中午的田野安静得像是空气里充满了耳朵，充满了倾听。他又开始了对去省城读大学的畅想。他突然发现，那一天不仅是风华正茂青春的开始，更是要储备抵达远方力量的开始。

儿子考上名牌大学，这是几代人的心愿，也是全村人的骄傲。母亲本应是最高兴的人，越来越黑的脸庞、越来越弯的腰、越来越疼痛的膝盖似乎都在等待着这一刻。当看到录取通知书上的报到时间，她却暗自郁郁寡欢了。

外婆的病情越来越重，风烛残年的她进入生命倒计时。母亲上午忙家务忙收拾庄稼，下午便步行到七里外的娘家照料外婆。夜晚，万籁俱寂，外婆终于在疼痛中缓缓进入睡眠。月光透过窗户洒在母亲的脸上，忙碌了一天浑身像散了架一样，她看向蜷缩成一团的外婆，想起儿子就要离开家乡远赴未来，欣慰的同时又有些许遗憾。

寂静的夜晚，村子的更远处，树林蔚然，岑静凝重。

因为要照顾病重的外婆，母亲安排姐姐去送弟弟，姐姐的心里便盛开了花。

五年前主动提出辍学的姐姐习惯了每日和母亲同出同归。她就像母亲的影子，母亲在哪，她就在哪。慢慢地，她的脸上比同龄人多了份沧桑，无论是说话语气还是走路姿态，都与母亲有了几分相像。

忙完了一天的农活，姐姐开始准备行李。她知道，即便翻箱倒柜，也找不出几件像样的衣服，她已经有好几年没买新衣服了，但这丝毫不影响她翻箱倒柜的好心情。

为了某一天的外出，姐姐早就准备好了一件衣服。那件白底绿花的棉布连衣裙，是她当裁缝的同学给她做的。她只穿了一次。那次弟弟得了奖学金，学校通知家长在颁奖会上发言。母亲以不识字为由让她去。姐姐小心翼翼地走上台，做了简单发言。整个过程脸颊发热，心跳加快，整条裙子被激动的心情染成了红色。回家说与母亲听，母亲笑了：你是不是当成自己得了奖学金？

母亲的话语像一根细长的针，姐姐的心被嗖嗖地刺了一下，曾经的梦想好像露出头来，但也就是那么一瞬，很快它就又回到了心底深处。她笑着回应母亲：在我心里，弟弟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。

那一天，正以每日一步的距离不紧不慢地向她靠近，姐姐的脚步更加欢欣忙碌起来。

听他读完录取通知书，八旬奶奶落泪了。

他是奶奶从小带大的孩子。从小学开始，每次考完试，他都第一时间向奶奶报告成绩，奶奶每次都高兴地竖起大拇指，夸他是听话的好孩子，努力的好孩子。唯有这次，奶奶没有竖大拇指，没夸他，而是掩面而泣。奶奶哭得特别伤心，手帕湿透，午饭没吃。家人们都没有劝她，任她哭着。

奶奶的儿子，他的父亲，于五年前去世了。

现在，他的父亲正躲在照片里，静静地微笑。

（本文作者为高级工程师，现供职于高密市某机关单位。）

【人生日历】

那一天